孟鄰堂文鈔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一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湯文正公傳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言

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者此與海内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寛大之

詔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内院見之不悅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南苑面語移時以公爲可大用明年改整敕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不戢公徵發有方先使人迓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不熟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曰若是兵且變公曰麥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諾兵不苦飢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千兩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爲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

我自儆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
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即遣出關
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
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
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毋死留
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
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
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手書諭之玉廷請降
未及期鄭成功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南安
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

向與兵遇戰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僞敕一劄數百黄金侯印一熊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叛柰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何敢連名來訴耶燬敕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聞公言遂無有叛者即報斷九日訛言江寧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有持僞檄至軍門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登輿

羽書適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告衆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衆降當是時微公贛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是無弟矣郎歸吾父必不樂且柰何以此欺吾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值

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

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十

三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尚奢麗民

多巧法吏治亦寖滋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

有才守

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旣

至宣布

諭旨使吏民知

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蠲諸州縣銀
賦數十百萬兩糧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
上每以特旨行之方
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
除道總督王性命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
棲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
武官輸粟繼之猶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
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

旨公曰侯
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
聖天子愛民如子吾寧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
曰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
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
聞也益大喜或請報菱芡稅公曰
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
不熟一報部即爲永額欲滅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
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海瀕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逋賦不三歲輙罷因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曰若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官計耳今以逋賦累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歸尙得奉先人丘墓柰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屬吏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傳相敕厲總督將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

朝官過者迅櫂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淫祠絕游冶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懲市肆淫詞小說之刊行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櫬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商工賈各敬其業骫法及誣辭興訟者洗手斂迹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柰何倘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尚書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巡撫相善也江

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行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爲請終不敢自慙無以報龔也始心望
上觸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酧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寧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齎金明珠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泰州民田

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
官勘實念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
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
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
之爲已也反怨公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
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
敕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
一即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議湯斌乃爾并

前兩撫免之二十五年

上以

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又設匭斂錢爲路費將詣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既行遮道焚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更大愧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涨淮水溢總河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浪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上南巡舟過高郵邵泊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出積水上命尚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

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已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已僅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輔益慍陳潢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畧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束內水高一丈盡毀減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渱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又建二大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束隄內之水使入海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

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
有四
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
兼詢七州縣耆老高郵與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
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
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尙何廬墓可保乎今兩

府災糧盡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
自開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
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穆成格曰公
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爲公面奏之二
人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者民願停工役
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
郎孫在豐濬之而命廷臣議塞溅水壩廷臣言必不

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閉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

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
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
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
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
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大者江
河水爲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
可預計
上曰下河濬海不內灌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
復俱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
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十一閘矣更加三十

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濫一綫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漕運久遠計也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弱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主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

上知公深無柰公何也春旱

上求直言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明

珠明珠懼欲因服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敢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亦已爲大學士請命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
旨令九卿更議國柱目公曰幸勿違衆公曰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國柱恨次骨
上幸海淀留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國柱嗾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
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即對簿引湯公漢
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
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柰何誣湯公即訊我我獨識
御史江蘩耳江蘩者國柱姻也
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
無術語誣公為誹謗
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宜叩頭謝柰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

公辨非體

上見擢任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

併其巡撫不善耶顧明珠國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

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

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

皇太子講

上以爲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嗾廷臣劾之并劾公

吏部議公革職

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慊朋謀公益急未幾

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

四年秋陳孺人卒年七十有九方孺人寢苫枕塊歠
粥哭無時女姻以非婦人禮勸沮之孺人曰吾夫不
幸早死吾代夫行子禮耳命徐治喪事徐必誠必敬
櫃已下自以箕運土而封之或言其過勞徐曰此先
忠烈家法也敢勿遵乎忠烈孺人之曾祖從治明巡
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賜祠名忠烈者也
初銓有幼妹鞠於陳陳撫之如女陳歿妹爲服嫁女
喪母之服焉越十年乾隆元年春方孺人亦卒年六
十有七徐孺人葬祭之如喪陳孺人之禮其秋光德
舉浙江鄉試徐孺人喜且泣謂光德曰汝家自曾大

父去世汝大父汝父復早逝六十五年間汝曾大母汝大母暨余茹荼攻蓼有無罷勉以至今日者冀汝兄弟成立耳汝今幸膺鄉薦而汝曾大母大母已不及見吾何痛如之汝當益自砥礪以無忘先訓因取室中中擔二字去之日而今而後事在汝矣明年秋徐孺人卒年五十有一初陳孺人在時　詔旌節孝知縣某欲舉孺人應之或告孺人孺人厲聲曰夫亡子夭皆妾罪也妾又失明不能盡妾分內事罪滋大矣奚旌爲若必欲行之妾當祈速死以明志言者皆悚而退復語方孺人孺人益泫然曰吾姑尚不欲旌

予復何言告者遂不忍復言於徐孺人也乾隆四年冬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盧焯奏海鹽韓氏一門三世節孝婦陳氏五十五年方氏三十九年徐氏二十二年於旌格皆應　詔曰可下浙江布政使司給錢立綽楔如甲令邑人因改其所居懷德里爲節孝里云

贊曰余讀易節之繇曰安節曰甘節曰苦節說者謂安節安仁者也甘節利仁者也苦節强仁者也三者同歸而安者難矣韓氏三母以守節爲分內事且頁罪引慝爲不安而能如是乎余次姊適同邑吕氏不

三年姊壻亡姊守節四十餘年閭黨舉應旌門之典余姊不知也後知之深自悔咎意與三孺人同姊更不幸無子昨冬余姊亡矣因論次三孺人事不覺潛然涕下淫淫也

傳節母傳

節母姓湯氏國子監生南豐傅君璿之妻知縣峻之母也峻生三歲而璿歿孺人時年十有九峻弟崘始生孺人悲哀不復食欲自經於柩前舅姑娣姒共止之不聽孺人之母老矣亦寡居於家姑遣人迎之入門卽袖刃擲二子而謂孺人曰阿女汝今卽以身殉

柰此呱呱者何且我老無依止生汝一人耳汝又旦暮捨我去我先死令汝無所恨乃置二子於牀出刃將自刺孺人驚急抱其母曰阿母母爾兒今不死將終事阿母掣母手中刃母女相持泣泣涕交橫下孺人自是不敢復言死而事寡母舅姑曰謹舅姑憐愛之亦字之若女然也二子稍長孺人命之學曰汝寡婦子也非有見焉則人勿與友矣二子少拂孺人教孺人號泣瓚神位前二子請改之乃已君舅疾孺人時已病日夕泣轉益劇遂卒時年四十歲耳孺人父世經縣中名諸生孺人少從識字通經書大指既歸

瑃一日覽稗史見商人射雁中其雄其雌自投釜中事因於邑久之備書於座右後居孀守節卒如素志焉

太史氏曰余讀陶嬰黃鵠歌未嘗不悲其志今觀孺人感射雁事其與古人何以異孺人旣孀居里民有鬻其婦者孺人以家財贖還之其全人之節尤可風也峻峋俱好學以名節自勵不愧母之教云

賀貞女傳

賀貞女武進縣江村賀氏女吾表弟徐敦六之子婦也敦六子剛中字伯程好學工文章賀故以女字焉

雍正五年春剛中年二十二請期於賀氏婿有日矣剛中暴疾卒於授經之館貞女聞之不食叔母伯姊知其意勸沮之貞女曰吾父母有命矣不二所天義也何言爲父母知不可奪使人致命舅姑姑至率貞女奔喪於剛中之卒所成服扶櫬以歸貞女爲人淑靜而柔惠事舅姑孝舅姑憐愛之若女然也處娣姒雍睦不飲酒不鮮食姑有甘旨命之食則辭固命之食亦不食衣無純綺不簪花不御薌澤紅紫不以爲服飾人皆以爲賢姑嘗大病貞女侍湯藥衣不解帶日米不一溢夜則泣禱於天願以身代如是者兩月

姑疾瘳貞女事之益謹宗黨尤欽禮之乾隆十六年長叔姒生男舅姑名曰高望命撫之爲子貞女愛如已出稍長讀書督課之不少借曰吾不可以慈故誤之貞女益年二十一而守貞又十四年立後今二十五年年四十五歲矣

舊史官曰昔之論貞女者衆矣莫詳於震川歸氏羊山韓氏皆以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二條爲據謂六禮未備壻不親迎女不可往夫家且不可不改適余謂不然曾子問不又云乎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註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也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夫雖無期三年之恩而已有夫壻之名有齊斬之服有相弔之儀則何不可往何不可不改適之有且夫壻之名孰命之父母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命之耳夫死而父母亡前固已命之矣夫死而父母尚存則告於父母而適夫之家守夫之喪事夫之父母撫夫之從子或族子以爲後禮也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壻不親迎女不可往夫家者以壻在耳壻今則既

死矣女應斬衰而弔之矣昔有操瑟立於齊王之門
君子恥之者爲其自衒求進也王蠋齊之布衣未立
湣王之朝未食湣王之祿湣王死不願仕燕而自經
死與女未嫁不改適何異而可以操瑟立門者擬乎
本朝旗民未婚之女夫亡自盡及願事舅姑願守夫
墓終身者皆聽之皆旌異之蓋古無其制者以非中
庸之道故既葬除服不著不改適之禮
聖代旌之所謂禮緣人情且以教天下之爲人婦者
也故余作賀貞女傳俟後之秉史筆者採焉
或曰貞女年未五十且及其生時不宜立傳余曰

雍正間婦人守節十五年以上年未四十身故者亦皆旌獎明宋文憲公集女子有傳者二十二人其五人前死五人以烈死餘以節名者皆及其生時作傳年有僅四十或三十餘者他名人集中亦有之且年五十而請旌身故而後作傳因未悉其人耳徐氏余同里又至戚也故爲之傳第余論與昔賢異書二通一貽敦六一貽同學蔣東委請正焉

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而女與壻死則壻與女

各以已昏之服弔之是女固親於外舅外姑而壻亦尊於舅姑矣抑兩家遣弔爲後日不嫁不娶故耶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是已昏未昏齊禮所異者未昏既葬而除已昏則既葬不言除耳附識

附

蔣東委書賀貞女傳後

竊謂志不可奪匹夫有然匹婦何獨不然女志既定父母其可强奪耶順守貞者不能强以改適猶彼欲改適者不能强以守貞非惟情有不順抑亦勢有不行也聖人之訓曰婦人從一而終又曰壹與之齊終

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然於鰥寡之無養未嘗不聽其自便以爲此人情所難禁亦有不行耳今於已嫁而改適者則聽其自便於未嫁而守貞者轉禁其莫爲豈聖人之制若是其偵乎且夫矢死靡他斯志復何惡於天下而必欲瑕疵其所爲以强奪之也向嘗疑震川之論不可以訓今得是文使我釋然矣引王蠋作證更切近的當盡人可曉然當永爲定論遂書以復於農先同學蔣汾功

湯文正公年譜序

今年春桐城方望溪南歸舉湯文正公遺書示椿曰

前四十年公門人錢塘君廷燦嘗爲公年譜敘公講學顛悉於公立朝始末則語焉未詳公子沆大懼不足闡先人德業令從孫嘉祥商譜於余余老矣且晚作歸計嘉祥今有謁於君也願先一言爲介椿謝不敏嘉祥踵門者數四椿不敢辭竊聞古之君子學而後入政未聞有不學之名臣亦未聞名臣而必以講學著者也自括帖興世之儒者茫然不知五倫五事爲何物一二大君子出揭其要以示人於是有講學之名後人隨聲附和上言者高談性命下焉沉溺訓詁伐異黨同出奴入主而於事上行已養民使民之

大道仍憒焉皆未之講也公自幼志聖賢之學年未

三十

世祖以公爲可大用由翰林爲副使爲叅政所在著

有聲績其受業夏峰尤切切以身體力行見諸實事

爲急務再

召入都歴中外忠誠溢恪不激不阿生平所學業

已見之施行惟

聖祖亦深器之嘗許公不欺又目公有實行迨公歿

而

帝心軫悼褒䘏之甚至

世宗登極命祀公賢良祠今

上諡公曰文正蓋前代儒臣或坎軻以老歿久始彰

或當時則榮卒乃泯焉惟公生受殊知於

二祖歿膺異典於

累朝其宦游所歷尸祝公俎豆公者迄今如一日也

謂非公實學光字於上下而能然乎方公巡撫蘇州

或請公講學公曰盡吾職卽學也今人以講學釣奇

隳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立書院公曰

稱搆書院籍斂父老財飾僞長姦吾甚不取然則公

何嘗以講學名而其事上行已養民使民之實事亦

何一不自學出者哉朱子爲伊川程子作譜詳於出處而論心性諸說則畧焉公學本程朱遭際則大過之椿謹仿其例採公舊譜并行畧墓志及他書可據者詳譜之如右其講學諸語有公遺書在茲不錄云

乾隆七年六月望日武進後學楊椿

劉氏族譜序

劉氏之先其別有五一曰姬姓周定王封母弟季子於劉子孫因以爲姓是也二曰祁姓晉大夫士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士會適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是也三曰芊姓項羽與楚同祖

漢高祖既定天下封項伯等四人皆爲侯賜姓劉是也四曰曹姓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春秋爲邾婁國漢有婁敬高祖改其姓曰劉是也五曰姒姓匈奴冒頓之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子孫以母姓爲姓是也此五姓者咸神明之胄宜其嗣皆繁衍而唐書宰相世系表祁姓之劉定著七房曰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姒姓一房曰河南餘三姓無傳焉而祁姓七房皆出於漢祖豈漢祖有功德於民故其後獨盛抑表所紀者宰相唐宰相適出於七房及河南之劉故作史者表之而他遂

不復及耶而今言漢祖後者則又悉望彭城豈漢祖沛人沛於彭城爲屬邑故尉氏諸房亦槩以彭城目之耶吾邑永勝東鄉大劉村劉氏其先系出彭城唐季潮州長史安仁自上蔡遷於泉又遷於廣五傳至宋遷於汴又數傳至建炎初統領訐遷於晉陵其時少傅子羽亦彭城裔也唐末自長安遷建之崇安七傳至少傅與統領爲宋昆弟少傅曾孫廉攜其子客於常統領曾孫昌年館之又爲廉子娶婦同居者數世昌年元孫圍無子以廉元孫朝雋爲之後朝雋生子三以季大任後統領伯仲仍爲少傅後明崇禎已

卯舉人慶都縣知縣曉大任第七子之曾孫雍正壬
子舉人中大任第四子之雲孫之子盍今奉統領祀
者皆少傅後也昔朱子爲太傅神道碑言其三世一
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紀又言某早失怙少傅實
收教之少傅弟屏山彥沖及其族白水致中皆某所
父事少傅子樞密共甫監祠平甫又自幼相長大學
皆有淵源故一時言政事理學者歸崇安劉氏然則
少傅之後之昌於常也不亦宜乎慶都君治縣有聲
學問該博著述多先儒所未發學者至今師之中字
剛陵讀書敦行以孝友著稱蓋亦善守先人之訓者

抑椿聞之仁山金氏本項伯之劉吳越時避諱易金而蜀漢劉封以羅侯寇氏子爲劉元魏獨孤氏以代北部後漢高祖以沙陀部俱爲劉是三姓之後未始無傳漢魏後諸劉有不止五姓者矣先儒言惟爲善者能有後又云君子之不忘其先也匪修譜之難而修其身爲難劉氏後人尚勉旃哉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一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二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高安朱公六十壽序

今

天子雍正二年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

御史高安朱公年六十其生之辰在八月十有二日

先七日

天子命公總裁會試京師士大夫相約徹簾之日共

往稱觴爲壽竊嘗讀尚書唐虞三代明良喜起之風

可謂盛矣然君之詔其臣臣之頌其君者惟曰推賢

讓能庶官乃和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而已蓋用人者
朝廷大政以人事君人臣立朝之大義也夫惟不僅
以賢之舉者爲樂而轉相汲引惟恐有不舉者爲憂
益稷篇曰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君奭篇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又曰天壽
平格用賢之朝君若臣共嚮昇平之福天必報之黃
耇之壽焉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是也公壯歲登朝受知
聖祖今
上嗣位命公三主文衡又命兼古冢宰御史大夫之

職凡有陟黜多諮之以行盩

國家激濁揚清掄才鉅典皆於公是任而公惟日孜孜迪知忱恂以仰副旁求至意彌成

盛朝億萬載丕丕之基則今之年甫及耆以視古君臣年皆百有餘歲都俞揖讓於一堂之上公年特始基之爾皐陶謨有之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竊思巧令之徒止於容悅何至與驩兜有苗並顧聖人畏之甚於二八者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朱子曰好其言善其色而本心之德亡矣夫惟亡其本心而容悅是計

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所以爲尤可畏而舜之咨牧
必先難壬人者此也公事能哲之
主所舉皆敦茂樸實之人視彼取人步趨應對間惟
恐人之不巧令者公之道殆與皐夔者侔矣耆造曷
可量哉

蔚岡劉公七十壽序

今
上乾隆九年二月初七日協辦大學士事吏部尚書
蔚岡劉公年七十吾縣官於朝者登堂稱慶以椿年
差長屬爲祝釐之詞竊惟公官禁近事

聖祖者十有一年

世宗踐阼召入

南書房備顧問自是敭歷中外餘二十年燕魏趙代齊魯三秦五涼七閩之地靡不至學校倉儲銓選荒政河渠農田明刑詰武之事靡不爲公設張舉措動中機宜靡不本於寬大方公之賑山東也總督某以山東民不以求賑爲恥而以與賑爲榮官吏乘機侵蝕揑賑冒銷以阻公公不激不惑不濫不遺用銀以兩計者三十餘萬粟以石計者百萬山東民藉以不饑東北水利廢久矣

憲皇帝與修之召江南老農營稻田於近水之鄉所司報不以實以旱田為水田者五百三十二頃有奇歲買穀償官民甚病之公具入告

憲皇帝曰營田以利民也乃厲民耶命公與高安朱文端公速正之畿輔故多盜例不分首從公閱成獄一十有四應入者一百六十人奏曰此皆饑民名雖為盜所刼升斗菽粟錢數百文耳請矜之

詔罪其為首者餘末減著為令西事之殷也大軍次巴爾庫爾公駐肅州奏開柳林湖諸屯歲入穀數十萬石以給軍而九家窰水利功尤奇九家窰在肅州

西北桃來河之東田高水下山橫亘其間公鑿山爲
洞過水以溉田帑不足繼之以俸功成軍用益饒民
到於今賴之土魯番萬餘人來歸衆議處之內地公
以爲不可建言瓜沙二州水土閒曠可耕可牧宜徙
回民於此西州由是晏然其他嘉猷偉績在人耳目
不可一二舉蓋敬以事
上惠以養民智以謀始勇以決幾用能上答
主知下孚輿望功成名立若斯之卓卓也椿與公皆
莊之自出公外祖姑先大夫之伯姊也公方未遇時
先大夫目爲國器每舉以勖椿兄弟茲覩公建樹衆

咸服先大夫知人而益信公爲不可及也椿弟乘萬從子若游往與公同登進士官翰林今忽忽踰三十年公獨龐眉皓髮

天子是毗回憶少壯舊游其亦有盛衰聚散之感乎詩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云天錫公純嘏古之君子祿壽康寧皆推本於德而其中亦有莫之爲而爲者焉故詩詠之曰天也椿敬舉爲公壽并與天下蒼生共祝焉

懸水吳公七十壽序

雍正八年十二月四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郞靑陽

吳公年七十公之子翰林院編修兆雯乞言於余余聞之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釋詩者云芃芃盛貌槱積也言周材所以盛者由文王之壽故能遠而作人致此衆多之賢而引而聚之於朝猶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又載而積之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言豐水潤澤而生芑穀猶周德深厚而多賢才武王皆仕使之所以廣文王之聲而成數世之仁也我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長育天下之才無所不

至今

天子建中陳敎以道藝陶成之者又八年於此矣公

生於

仁皇帝御極之年鄉會舉於

萬壽六旬之歲今

天子初年首膺簡擢洊叅政府夫七十年中漸濡德

敎爲國名臣者何可勝數而公之生平乘時應運抑

若天之有獨厚焉蓋詩言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記以爲文武之德也公際累洽重熙

世家九華山下天地山川靈淑之氣鍾而生公夫豈

偶然之故哉公之爲諸生也歲乙酉

仁皇帝南巡召試江南文學之士入書局纂修前後
五十五人癸巳春與公同舉於鄉者一千三百二十
二人其秋同會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同
殿試者二百人今多布於有位宣力
王家而公與今禮部侍郎吳縣吳公皆
仁皇帝在江南時所取士也內閣學士溧陽任公湖
南巡撫景州魏公則公
殿試時第二人第三人也於以見我
兩朝作人之化媲美有周則豈特一時臣子被之其
垂諸奕世亦將有無窮之聞也已詩又有之曰鳳凰

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方今鳳凰集於房山公偕

中外諸賢藹藹萋萋共贊

國家之盛自時厥後

聖天子純嘏爲常而公以百齡壽耇再聆鳴鳳之聲

繼卷阿而有作不更休歟椿附公鄉榜之末後隨公

史館沐

兩朝教育之恩者深故於公壽推國之作人者壽公

亦詩人之意也

于岸齋八十壽序

金壇于岸齋先生以山西僉事年未六十致仕家居

先生之子若孫若從子從孫從曾孫從元孫鄉會成進士同時登館閣宰州縣者凡若干人先生高年碩德爲東南耆宿蓋自康熙丙午先生舉於鄉迄今雍正丙午甲子一周先生年亦已八十矣歲秋七月先生初度之辰四方士大夫與先生子孫游者相約稱百歲觴謂余不可無言也余惟一代之興必有世家巨族若唐之崔張宋之韓呂而其人亦皆敦龎耆艾蓋史稱明以進士科取士其甲第蟬聯者或五世或四世或三世頗有惟啓之萬新都之楊烏程之董閩縣侯官之林三世一堂而侯官林氏尤盛方太守春

澤百歲時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戶部侍郎應亮孫工
部侍郎如楚咸歸省
本朝兵部侍郎海寧楊公親見子孫成進士而鄞縣
林必達丹陽賀寬嘉善錢黯皆於康熙間復遇本身
會科而宛平韋雲鵰以順治丁亥成進士康熙丙戌
禮部奏復預瓊林之宴今
上元年大學士華亭王文恭公今歲
予告大學士太倉王公俱仍值鄉舉之歲蓋國家治
教休明重熙累洽天必生壽耇應之若先生輩豈非
聖朝人瑞儒林之盛事也哉先生家去茅山不數十

里而近昔人謂洞天福地其土頁水清居之者可延年度世先生之先自明萬載縣知縣羿元發科以來十有一傳代多壽者羿元倡明理學治縣有聲先生曾祖景素與顧端文高忠憲二公講學東林爲萬歷間名臣先生尊人毅齋以名進士出知襄垣襄垣人稱慈父焉先生少壯登朝歷中外常分校京闈衡文三晉尤以公明見稱先生子孫文章彪炳或治行循卓蓋昔科第之盛者發或始於其身或旁不及於羣從先生上承祖考之彝訓下式穀其子孫所謂崔張之世閥韓呂之家風先生殆兼而有之豈非搢紳

之尤盛者哉先生分校時先大夫實主試事每稱先生盛德歲戊戌余入史館與先生第五子枋同館纂修而先生第三子樹範從予梓復與余兄弟有婚姻之約余故知先生最深抑明宏治中太倉毛弼年百歲其孫澄狀元及第朝廷特建人瑞狀元坊今先生年雖大耋精神完固尙如五六十歲人孫曾繩繩繩將有登上第如文簡公者更二十歲先生年屆期頤有司啟行故事余時執筆以紀先生家慶當不獨爲先生賀已也

貴州王翁七十雙壽序

貴州起唐王君自翰林改任刑部之十月尚書上其
賢能
天子特命爲廣西知府時雍正二年十二月也君父
封檢討君母趙孺人明年年俱七十君將迎養於官
舍諸同年以歲之正月及君之未行也奉觴於堂屬
余爲序余惟成周盛時天下和平萬國歡悅士大夫
出使於外則必命酒醴以宴樂之又作歌以道其情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上之
人曲體其臣知其臣不能自言而代爲之言如此其
詳且至也且夫有親而不能養有祿而親不待人子

之至戚也古之君子重其祿而輕其身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北山鴇羽之詩作賢勞之臣有陟岵屺以瞻其父母甚或致歎於尸饔者矣此四牡之歌所爲惓惓也今
天子孝治天下士宦於朝者父母在堂則子有省親之假就養而歸也又命之送親以安之宦游所至或道里之相近或風土之相宜又皆得奉親以往故今之仕者以逮養爲樂而尤以侍養者爲榮君貴州人也仕於朝八年矣茲出守廣西廣去貴千里而近山川民物風謠俗習之變在廣猶在貴也君爲

國旬宣退修子舍晨昏之節封檢討君與太孺人龐
眉皓髮受二千石之養豈非
聖朝厚澤臣子之至榮也哉

外姑范宜人壽序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外姑范宜人之生於是五十有一年矣椿方以事至海上不克從諸甥於其日爲壽其冬自登州還始爲文以進曰余之爲壻於沈氏也吾父芝田翁與吾舅東田翁皆年少新成進士相得懽甚而吾母莊宜人與吾外姑以婚姻二母相聘問甚樂也未幾先宜人即世後十有二年宜人之女來

歸宜人戒之曰汝無姑之婦也汝其勉之吾父亦謂椿曰汝妻不及事汝母凡事以汝外姑爲法可耳蓋宜人之德有古后妃夫人之風而吾妻二三年來雖嬪於余矣而其左右提挈誥敎殷勤使吾妻無姑而若有姑者惟宜人是賴以是知宜人自淑與淑於家者其爲壽正求艾也惟是宜人之生與吾母同年月吾母長宜人七日耳以今觀宜人福履竊念先宜人之德與宜人同而竟不克饗中壽以觀其子之有室椿實不能無憾宜人有子三人往年長舅天維舉於鄉後十有八日適當宜人五十之誕辰余作詩以贈

曰最羨萱堂疋五旬泥金帖子報方新楊郎倍有傷心事不見慈親十四春葢天維之得舉向未足爲天維賀而其奉觴上壽於宜人之側與宜人饗之者此則余之不能不爲之欣然色喜而繼之黯然自傷者也今年天維成進士矣而諸舅不日皆仔有騰驤之望以余失恃每進拜舅姑於堂下見吾舅姑雙雙諸舅雁行左右則凱風黃鳥余益何以爲情故於祝壽不爲頌禱常辭聊以書所慕而已

外姑范恭人八十壽序

外姑范恭人爲翰林院編修靑城之子婦外舅翰林

院侍讀學士東田之配翰林院檢討伏庵之女也恭
人于歸時祖姑周太孺人猶在堂恭人事姑范太恭
人以上逮太孺人咸得其懽心太恭人嘗曰吾子婦
雖多惟新婦善知我意太孺人亦謂編修曰第三孫
婦有福相將承先啟後學士於兄弟行第三也編修
侍養家居學士與兄瞿庵先後入翰林伏庵以博學
宏儒　特授為檢討恭人內外兩家之盛冠於一時
學士官　禁近恭人隨在京師歲丁丑恭人以學士
貴再受封誥長子天維適成進士人莫不為恭人慶
後六年學士卽世天維與子庠生坤一亦早逝家門

盛衰之際恭人處之宜不能無慨也今年雍正四年
丙午上距學士時二十有五年矣恭人於是年八十
女之壻彭阯徐德俶楊椿謀所以壽恭人者而屬椿
爲之祝釐之辭竊聞天地之數不能有泰而無否亦
不能有剝而無復如寒暑相推日月運行其理葢有
必然者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剝者剝也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否之初六拔茅
茹以其彙否之所由生也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
復之所由成也恭人五十以前一門鼎盛舅甥父子
並居華顯有拔茅之象矣近二十五年家鮮膴仕則

或見爲中落然恭人年雖耄耋其操家勤儉課子孫如往時諸子孫循循雅飭克遵恭人之教將不遠之復其在兹乎易又有之曰受兹介福於其王母前日之泰天旣以恭人受其福今日之復不又以受之恭人者爲大乎夫歲星十二載一周是爲一紀數紀之後其將復興沈氏之興必自今午未年始編修學士鄉會舉之歲也恭人好讀經史多識　本朝名公卿故事以今倣古舊家世族有歷數紀不復其始者乎椿也壻於沈四十八年矣往歲甲子獲拜編修公范太恭人於里第後侍學士公最久至今音容笑貌尙

能爲諸孫道之茲道遠不克奉觴恭人之側而竊喜曩時周太孺人之言之有驗於今也敬書之爲恭人壽

蔣母曹太夫人八十壽序

雍正三年十二月七日戸部侍郎常熟蔣公之母曹太夫人年八十先一月

天子御書恩榮壽母四字賜之屆期公年友某與公朱陳之好乃來徵余文以紀其盛椿嘗讀周易晉之彖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說者曰晉之貞土也其悔火也坤爲布爲衆有燃賞之象焉故曰錫馬

蕃庶離日也日爲耀於上上故日晝日三接坤順也
離麗也內順而外麗藎臣之美道故爲上所與得厚
賜而被親寵也二爻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說者曰
坤地也故稱乎母六二柔而中正處內成德鳴鶴在
陰則其子和之所以受介福於王母也介福者被親
寵而得厚賜也王母者尊之也介福者大福也大福
而歸於尊親源遠而流長基廣而穉固也侍郎壯歲
登
朝受知
聖祖入直

南書房者餘二十年今
上即位自參政府進佐春官司國計復兼
綸扉之任益
上之眷注深矣太夫人就養
賜第晨饈夕膳之珍歲時須於
內府
仁皇帝朝嘗
御書堂額及楹聯以賜今
天子恩秩有加寵榮優渥太夫人躬麗順之德享期
頤之壽侍郎爲國名臣出則靖共匪懈以事一人入

則子舍逡巡卒羣子姓修板輿輕軒故事家庭之內肅肅雝雝母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太夫人侍郎備之矣椿又聞之魯頌曰令妻壽母旣多受祉黃髮兒齒葢大夫庶士竭其忠愛之誠而致其頌禱之意歸美以報其上耳若行葦之引翼采菽之膍申昔之人所爲致隆其下者不聞及於閫門而四牡之靡盬且有將母來諗者矣以觀太夫人何其福之備而侍郎之受於母以獲乎

上者何其厚歟將四牡無歌而采菽行葦之風皆可徵諸彤管則豈特太夫人一門盛事而實

聖朝邦國之光也已

胡母章孺人五十壽序

今年冬吾師大興舒先生之內嫺胡母章孺人年五十其守節二十有八年矣府尹某奏之　詔旌其門如會典先是孺人夫聯飛既早卒孺人撫夫從子某爲己子未期而殤族人復以從子振祖爲之後又撫之十八年而卒孺人悲思哭泣胡之宗老謂孺人賢不可無後也僉謀以從孫某後之或引宋庾蔚之言間代取後古未之聞余時在先生所先生以問余余曰儀禮經云爲人後者釋之者曰不言所後之父或

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小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夫祖庶母尙有為後之文況從祖從祖母乎晉荀顗無子以從孫徽嗣庾純曰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謂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荀氏潁川名族何琦庾純古之習禮家其言鑿鑿如此近崑山顧炎武無子以從子洪愼之子世樞爲之後其甥徐尙書乾學若議是之則今胡氏之立孫奚不可也先生曰然命述其言爲之壽俾知孺人守節難守節而撫孤尤難撫孤而不育撫之

至於再至於三則尤難也夫自古婦人無子能撫族人之子爲子以延夫之祀者未有不享其報者也矧孺人之備歷艱辛者乎詩有之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又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吾於孺人嗣孫望之矣

沈母范孺人五十壽序

翰林院庶吉士吳縣沈君景瀾之母范孺人以今年八月十八日爲五十誕辰沈君尊人振齋官於粵沈君乞假於

朝往爲孺人壽乃先以壽詞來請於余余惟沈范皆

吳中著姓振齋曾祖兵部郎中芴林孺人會祖提學
僉事長倩同里相睦也范故以女歸於沈振齋祖母
封孺人晉封太恭人者也太恭人生子三仲爲振齋
之父翰林院編修瞿庵叔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東田
學士復娶於范長倩之孫女翰林院檢討伏庵之女
也封孺人晉封恭人孺人於恭人爲從女於太恭人
爲從孫女沈范三世重親百餘年於茲矣先是瞿庵
與學士成進士同官翰林瞿庵尊人編修青城暨范
太恭人咸在堂數年瞿庵卒於官振齋於時方在娠
又數月振齋始生又數月編修亦卒太恭人以育以

敎又十四年振齋餼於庠又四年太恭人歿其復婿於范也蓋太恭人之意云振齋成童時學士方在朝長子天維成進士太恭人念瞿庵獨早逝其望振齋尤切振齋自幼嗜讀書工文章事太恭人暨生母朱孺人以孝聞太恭人暨學士咸愛之今去太恭人世三十有五年學士歿三十有二年矣昨歲己酉振齋以孝廉薦於朝

天子特用爲知縣又四年景瀾成進士官翰林孺人相夫訓子備有賢行易有之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詩曰令妻壽母匆林之配周太孺人年九十六歲范太

恭人年七十九歲范恭人年今八十有八尚康強如四五十歲時蓋坤道無疆為妻令而為母壽故嚮福恆多匪特眉壽已也又將有介福施於孫子子孫受之若沈氏諸母是已景瀾今歸為孺人祝也振齋與孺人華堂並坐子孫奉觴上壽回憶數十年前孤童奮迹祖母太恭人之所以訓叔父學士公所以造就之者其必將悄然感悠然思听然為景瀾兄弟暨諸孫引滿也已

少保楊清端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總督湖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諱宗仁字天爵其先山東沂水縣人徙遼東世爲遼陽名族
國初隸鑲白旗佐領下今
上改入正白旗遂爲正白旗人也公少沉深有智量於世俗聲勢利欲不一動其心慎交游寡言笑嘗與人言志曰士當審其所當爲嚴其所不可爲而已或勸之仕曰吾斯未信雖聖賢不能必吾敢苟哉康熙三十五年秋奉父命始出爲湖廣慈利縣知縣調藍山陞陝西階州知州遷同知臨洮府事監收蘭州轉知臨洮府事分巡西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浙江

按察使司按察使丁父憂服闋補廣西按察使署理
廣西巡撫未幾授廣東巡撫六十一年冬今
上登極晉湖廣總督既至奏絀大吏之尤溺職者數
人罷鹽規一十六萬以其利與民及商屏屬員餽遺
革重耗令官吏計口授費不得妄有侵漁累民濱江
州縣舊設征商口岸一百五十皆徹除之禁荆關額
外之稅於行旅者議湖南北分闈取士之制與數歲
甲辰江水驟漲捍禦有方築隄幾千百丈其冬設廠
以賑貧民民以不饑凡公所為必求其利病所在與
俗所宜其利於己者未嘗肯為之其利於民及行之

或有弊者興革之惟恐不速嘗待旦而興過夜分而寢而公亦積勞而成疾矣雍正元年夏
上遣御醫來視又命公之子榆林道副使文乾爲按察使侍養明年公疾稍瘳起文乾爲河南布政使尋
命巡撫廣東三年夏加公太子少傅
上方珍物中秘之書歲時賞賚不絕公益祗勤不敢以疾爲解其秋七月公疾大作十八日癸丑公薨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贈公少保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十二月櫬將至京遣大臣郊迎奠酒比至命殯於城南里第

遣親王奠茶者再諭祭二壇賜公謚曰清端越三年文乾自廣東給假歸治公之葬復加祭一壇時雍正五年五月乙酉晦也公之令慈利也縣在萬山中與苗接壤苗長虐其下制炮烙諸刑苗人畏之走匿公縣界長以賄求之不得上官聞檄召公公曰苗吾赤子也窮來歸我我以賂返之如民父母何上官直公言乃止八排梗化提督林某師師討之道出藍山林不恤其下衆咸怨登山將爲變公單騎往諭衆感悟喜曰聞公言我等不敢有異志向公羅拜曰楊公活我楊公活我其在階州州古武都郡生羌時出爲民

害前知州患之不能制公連堡寨謹斥堠召其酋豪明諭之酋豪震慴不敢肆康熙五十九年春文乾以東昌府知府奉命西行道經階蘭臨洮西寧之地皆公舊所治父老詢知公子感慕追思有牽衣不忍令去者公善决獄在湖南常寧縣民有被仇殺者令疑其爲盜寘十八人於大辟

仁皇帝矜之詔所司重讞巡撫趙恭毅公以屬公公訊得其仇一人十八人者皆免在浙江以明允見稱爲公平反者尤多也公素廉不妄取予其撫廣東也廣故多盜地富饒海外之貨日至公帥下以清州郡修

整訖公去廣百姓幾莫有爲盜者公先實後名與人交未嘗以私干之人亦莫能干也性寬平不爲劌絕谿刻之行爲督撫所屬僚吏數千人公盡識其賢不肖能否所薦引必當其人有不職先誨之其不改從而糾斥之或見公時有戚容以詢公公曰吾適有所糾爾其人曰公所糾必當奚戚爲公曰吾爲大臣不能令官屬爲循良致名列彈章吾寧能不戚乎公才識明敏臨事善斷所至未嘗有廢務然不以行能驕人趙恭毅公尤重之嘗指公謂人曰楊君奇才也不久將任吾位矣世以此稱恭毅知人而服公爲不可

及曾祖諱繼盛祖諱必登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父
諱朝正事
世祖章皇帝爲侍衛
聖祖仁皇帝時改兵部督捕司員外郎歷山東東昌
府知府治有能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段氏公
之來至湖廣也段太夫人卒於公弟河南巡撫宗義
之官舍公在道聞奔
上令宗義葬母歸而命公在任守制公時年六十有
三矣哀慕哭泣如孺子其年又四月
上念公勞勩賜祭公父母贈公三世如其官妣皆一

品夫人公孝謹四時之祭雖老未嘗屬之子孫卒之前三日中元祀先公時疾已革左右咸請公毋拜公不可仍跪拜如禮公舉止端方燕處未嘗有惰容雖盛暑不袒裼自奉淡泊布袍蔬食宴如也娶陳氏贈一品夫人子男一人文乾女一人適候選縣丞崔惟岐孫男二人應瑤候選府同知應琚一品廕生孫女一人適雍正癸卯舉人申澍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俱幼初公與母弟宗義同時開府宗義歸文乾繼公撫廣與公接壤縉紳以爲榮公事

聖祖勤勞三十年今

上時尤以潔己奉公深知大義爲
上所優獎迨公歿而
上褒諭曰孤介端方始終一節蓋公清廉勤慎或從
來諸臣所能而其不事黨援則非他人之所易及也
其儕與公同時得邀獎者今浙閩總督高公其倬川
陝總督岳公鍾琪等六七人方皆列於有位而公獨
不幸早逝
上所爲追念良臣深爲愴惻愈久不能自已者也公
諭塋在宛平縣某鄉某里之原將葬文乾來請隧道
之文椿與公同姓世通交好深悉公行事因爲撰次

復繫以銘銘曰

人臣之義正直爲先其或不然偏黨植焉惟我楊公
不偏不黨
帝特寵公百僚絕等公考公祖逮公之曾崇封四代
峻爵尊榮匪惟爵之又祀秩之籩豆靜嘉于公設之
祖考榮矣令子嗣節楚澨造疆左旄右鉞駢蕃錫賚
惟其沃矣生死榮哀曷其及矣匪公之榮正直是與
孤介端方
天子所予西山之原渾河之濱有嵩者墳納此銘文

尚書唐公墓誌銘

雍正七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執玉以疾請
告謂其戚友楊椿曰余病矣將乞休於
上其允我乎椿曰
上方嚮用公雖病未必允公去古之人有請至十
四五卒不許且命之臥理者矣公其可得歸耶疏上
上命公署直隸總督印直隸治畿輔兼轄口外旗民
事比他督撫尤劇
仁皇帝末年官吏怠於久安多失職
上欲振新之比七歲督撫七八易皆不稱故命公公
固辭

上命公速往事公爲人精明練達於直隸民生利病吏治臧否靡不悉既爲總督益以厚民生澄吏治爲已任其弛張舉錯大小緩急務各得其宜九月大理寺少卿張璨自保定入見

上問公璨以公政事對

上喜璨復言公病甚

上惻然遣宗人府府丞冀棟診治公諭公曰張璨頃言卿病朕深軫念自今卿當節無益之勞凡事總持大綱無庸一一躬親爲也朕一時不能得人故畀卿劇任明春吏貽直來京朕卽命之代卿也十一月公

疾有間

上諭公愛養精神量力辦事公接諭感不敢復言

病矣公事

上不欺

上有問及事人告者言皆洞悉無隱情見僚屬必詢

民疾苦所興革宜若何言可採奏行之曰此某屬吏

所言也其有過誨之誨之不可而後糾之情不能上

達必曲爲達之

上覽公疏章未嘗不嘉公辦事妥協奏對出於誠敬

也或以益賦核減語公公言爲政在於節用非二一者

謂也吾於經費奉行故事而已他何知耶原任熱河
同知明亮請增熱河稅銀幷請於榜什營三岔徵之
上命公查覆公言稅銀原無一定年豐或額外盈餘
歲歉則正額尚虞不足豈宜復有增加榜什營即巴
克什營也去熱河一百六十餘里熱河既收其落地
稅此又收其過路鈔銀不可長蘆巡鹽御史鄭禪寶
以商人虧帑請增鹽價以爲商本
上問公公言爲商爲民
陛下原無歧視衆商不謹身節用先公後私而乃議
增鹽價以厲貧民臣竊以爲非是雍正三年廷議耗

羨歸公而元年二年之後納者州縣移爲他用前督
已允之矣至是部議追還公言元二三四年耗羨民納
雖在三年而歸公之令實自三年耗羨始且前督允
其他用部臣今欲追之是爲小費而失大信於微員
非
陛下體卹臣工之意又言畿南州縣倉穀實皆民欠
今歷年已久部臣責償於州縣官則此數十年中一
二百故官子孫槩行追比於情實爲可憫
上皆從之公持大體不詭隨
上之信任公皆此類也準噶爾犯約抄邊西北二路

用兵官發帑以備軍需惟公在直隸事集而民不擾八年五月晉兵部尚書九年九月病篤三上書請退

上以今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劉公代公而命公還京養痾明年八月少瘳命管理刑部尚書辭不獲十一年正月仍命署直隸總督再三辭

上曰朕固知卿病然此任非卿不可卿其爲朕強行朕當令顧琮佐卿也二月病益革自是不穀食者一月然猶日理公事不少輟三月十六日薨於保定官舍年六十有五

上聞痛悼命有司給銀供葬事

上在藩邸久知州縣水旱多不報卽位後申諭督撫毋匿災而督撫慮州縣冒賑且虞謂災之由己致也固匿不以聞閒有州縣報者沮之甚則以他事斥逐之如是者十蓋八九惟公所屬州縣有水旱必報報卽以聞

上蠲賑動以數千萬計而公之辦賑尤詳且善嗚呼

上之勤恤民隱公之仰體

上心者可謂至哉迨公歿遺奏云西師未復直隸雨澤愆期臣死不能瞑目則豈非古之鞠躬盡瘁憂國忘身者乎嗚呼忠矣公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浙江德

清縣知縣陞工部屯田司主事充五十四年會試同考官陞戶科給事中掌登聞鼓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累遷鴻臚寺正卿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太僕寺正卿擢禮部左侍郎知雍正五年貢舉充五年武會試總裁官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德清多巨族恃其家貴官爲不法令少懦即縱肆無所忌貴官亦無如何公始至師門有以事逮者匿不出公奉印至師家曰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某今令不行請從此去矣其師索其人急出之縣中驚相告曰公於某族尙如此他可骫法哉將編審吏以五千金餽公公卻之而

罪其吏召縣民集堂下親勘之察其有田無糧者令自首無田有糧者除之富無隱糧貧無賠課國初以近京地給八旗將士別撥他縣地還民謂之代徵往往地在於此而糧在於彼相隔或百餘里或五六百里寄莊寄糧之名以起公在直隸請歸其糧於所撥州縣官免追呼之擾民無跋涉之勞在戶科猾惡吏肆姦於戶部戶部堂司官不問朝臣亦莫敢言者公廉實劾之

仁皇帝命置於理官吏肅然在都察院糾察不避權貴然未嘗訐人之私亦未嘗小過傷人人故憚公嚴

正而服公之仁恕公精於律例在刑部未嘗輕入人死罪在大理平反爲多而聽訟時尤能以德感人方公自德清北行縣民送者數千人有老嫗伏舟側桼下叩頭慟不已詢之乃其婦以不孝爲公所格而今孝事姑故也公好讀宋人語錄取其切於日用者書之門闌戶扉皆宋儒語也嘗自言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先由儉始書其柱聯曰將勤補拙以儉養廉曰吾以銘吾座右也及爲總督

上褒公曰公勤不懈又賜扁曰恪恭首牧而

上所賜養廉銀歲止用十之三四餘悉歸之布政司

遺訓子孫無受賻儀公其克勤克儉學不負所志所學
者矣公字益功一字薊門江南常州府武進縣人七
世祖襄文公以文章經濟爲明嘉靖中名臣曾祖諱
獻可祖諱字全父諱于旭皆贈如公官公少孤貧家
多難母夫人伯兄姊妹咸失所公年十八至京訪得
之迎母夫人伯兄養於家而嫁其姊於華亭錢氏妹
於平山崔氏兄性剛使氣公事之如父終身未嘗有
違言兄卒撫從子如己子公長身玉立望之儼然而
與人溫溫久而未嘗有忤權勢人避之若浼知舊之
賢者雖寠窶尤樂與之親平居闔戶靜坐閱若無人

客至羹豆食蔬質疑問事歡如也夫人楊氏浙江衢州府知府諱廷望女椿從姑也先公三十七年卒子三孝本康熙庚子舉人江西撫州府知府少游雍正己酉舉人候選知縣後公三月卒行健早殤女三壻黃多錫莊模正其一未字孫男四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墓在陽湖縣永豐西鄉黃塘里祖塋之側銘曰

維聖有訓國治家齊齊有未至治乃斯乖慨自春秋世風不古以妾爲妻禁之罔顧彼子叔疑使子爲卿有私讎斷爲世所輕自茲以還波流益濫有美唐公

不溺不慍公有數妾貧帚是執子復生子仍爲侍立
豈無綺縠衣布而已豈無粱肉脫粟而已公之兩子
邦家之彥誨以詩書勗以敦善長膺
帝命出宰寧洋公力辭之
帝不公從其次在側有舉之者掣其薦剡曰此不可
人有私愛公則無之人有鄙吝公則祛之公於今日
類軼羣超用施有政其績垚垚爰溯筮仕不比於權
介然特立受知
一人威不爲惰利不爲懊淸獻之淸孝肅之肅刻銘
於石納諸幽室直而不華舊史之筆

黃母吳太夫人墓誌銘

故大城縣學敎諭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贈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大興黃公之配吳夫人將葬長子叔琳泣且拜乞銘於某曰吾母之歸先公也先曾祖妣曁生曾祖妣尙在堂吾母事舅姑以上逮兩祖姑咸得其懽心先公鮮兄弟友于羣從吾母視羣從娣姒如姊妹撫羣從子女均於已子叔瑄與妹之適魏氏者庶母袁孺人出也吾母慈愛之如一與袁孺人處終身無違言先公爲諸生時貧甚吾母黽勉有無上事舅姑下撫子女先公能不以貧故得盡心於學者

吾母之助也吾母訓子孫嚴叔琳自先公時蒙
恩賜進士及第官翰林叔琬叔琪叔璥相繼膺鄉舉
先公歿叔琬叔璥成進士叔瑄舉順天鄉試咸服官
內外諸孫或成進士或舉鄉會試宰劇邑司六曹而
叔琳叔璥不自檢攝遭誣在理然旋卽宥卹不終至
隕越者吾母之教也吾母操家勤儉而性好周急治
家整肅而御下以寬若其他閨門之事尋常女子所
能盡有不足道者也又曰吾母生長太平爲婦爲母
餘七十年三膺
錫命四代一堂邦人大夫士謂吾母顯榮壽考福祿

莫之與京而叔琳等追思吾母百年中家門興替骨肉死生聚散之際其變故多端吾母燕居深念蓋欣暢怡愉之日少而懷憂隱惻之時多吾母能隨所遇以義命自安少壯則以勤謹事姑嫜耄耋則以忠貞勖子姓董子所謂安處善而樂循理吾母實自然而與之合焉願君之爲吾母銘之也某拜受命退爲之論次曰資政公諱華蕃夫人初封孺人晉封夫人又晉封太夫人子男五人女三人孫男十六人女十人曾孫男十三人女十六人太夫人卒年九十有二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與資政公合兆銘曰

往在雍正歲陰惟卯德門壽母

天子有詔匪子之孝曷顯厥母匪母之教曷昌厥後

行莫如德福莫如壽夫人有之

天子詔之凡百女士疇不慕之斲石書辭以焯厥美

後百千年昭示無止

徐室陳少君墓誌銘

辛齋徐先生喪其側室陳氏之一月將葬乞銘於余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義不可辭也乃爲之誌曰少君姓陳氏蘇之長洲人年十五歸於辛齋徐氏世貴顯而辛齋少以文名元配呂安人又賢甚自

少君歸數月辛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人故咸爲少君幸而少君處之則有難焉者少君之始歸也辛齋之母潘淑人春秋高而呂安人復多疾家事悉付少君少君聰明柔惠能佐其夫人以上事淑人淑人稱爲賢孝而安人資其內助亦親之娣姪然也淑人病少君朝夕不離左右淑人歿安人以哀故疾轉劇少君奉侍湯藥煦煦然屬屬然如在淑人側也少君有子三人女一人安人撫之如己出方淑人病少君二子殤少君泣已復自喜曰妾固願以身代今二子死吾淑人其有瘳乎遂止不復哭人以是賢少君而呂

安人知其志尤憐愛之夫自師氏保母之職廢德教不及於閨門婦人之能事君姑者少矣其能事女君者抑又罕焉有如少君則豈非古之淑媛而不幸夭死此辛齋所爲悲惻而必欲乞文銘之者也少君生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卒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墓在武進縣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少君之存協於女君少君之死貽有稚子尙其珍之惟女君之仁刻於墓門以永其閭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二